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常委建议未来将“儿童文学”增列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逐步明确儿童文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使其涵盖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文体学（包括儿童小说、童话、儿童诗、少儿科幻科普、图画书等）等内容。同时，鼓励高校加大对儿童文学学科的投入，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儿童文学课程的学时和学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政协常委的建言立意高远，深思熟虑，胸怀全局，着眼未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我十分感动，这份建言道出了我们儿童文学学科从业者的心声与愿景。

鉴于儿童文学的现实重要性，儿童文学学科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与发展。1997年，教育部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并实施至今，按照这份学科、专业目录，儿童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发展。

我国儿童文学在时代需求、文化自觉与创新探索的多重驱动下，呈现出蓬勃发展趋势，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多元化的创作格局。新时代儿童文学呈现新发展趋势，儿童文学出版数量

惊人。特别是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全民阅读理念深入人心，少年儿童成为全民阅读的重点群体，儿童文学成为中小学语文课程、学生课外阅读与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与内容。同时，我国儿童文学学科教学已有近百年历史，基础深厚，全国上百所师范类高校及职校开设儿童文学课程，学科建设成果丰硕。正因如此，“加强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完善我国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亟刻不容缓之势。”

中国儿童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资源、文脉传承与东方智慧，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与复兴伟业密切相关。1900年，梁启超呼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拉开近代中国醒民育人的大幕，同时也翻开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篇章。1919年，鲁迅力倡“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935年鲁迅又肯定叶圣陶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由此奠定了中国儿童文学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发展最快，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儿童文学的新作为、新业态更为显著。今天中国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儿童文学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据统计，近

年中国出版的少儿图书品种每年多达4万余种，年总印数7亿册以上，约占全国全部出品种种的10%。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正是儿童文学。现在全国出版的文学类图书，儿童文学占了一半。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儿童文学已成为世界儿童文学之林中的东方劲旅。

儿童文学学科教学伴随着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同步进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根据教育史料，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23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基础理论著作《儿童文学概论》，并作为师范学校的教材。我国高等学校的本科生儿童文学教学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布局实施，如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文学系在1930年度的本科生课程安排中，规定第一学年开设“俄文俄国神话及传说”，每周二课时。第二学年增至三门课程：“儿童文学概论”，每周三课时；“中国寓言及童话”，每周二课时；“俄文俄国寓言及童话”，每周二课时。对儿童文学如此重视的课程安排，即便在今天也是十分难得的。

上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的本科生儿童文学教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等教育部直属

的师范大学，以及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我国高等学校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最早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蒋锡金教授于50年代招收过儿童文学研究生。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生培养出现新的突破与发展，1982年，浙江师范大学蒋风教授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2001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了我国第一批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现在全国上百所师范类高校以及职校，都开设有儿童文学课程，包括北师大、兰州大学等十多所高校招收培养儿童文学博士研究生。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经过数代学者的努力与积淀成果丰硕，我国现在至少已有30多种不同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20多种儿童文学史。最近几年，已有5项儿童文学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另有数项获教育部重大项目。

儿童文学及其学科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教育文化事业，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中国高等教育理应通过儿童文学这一抓手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贡献。今天，不但通过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性规则，确立了儿童不可被侵犯和剥夺的各种权利，而且通过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国际安徒生奖、国际格林奖等机构和

奖项，将儿童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社会化推广应用做成了全球性的教育文化事业。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已经成为考察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与文明程度的标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认为：“从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出版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未来。”童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语言”的写作。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中国正在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在充满希望的21世纪，最容易“走出去”的中国儿童文学，理应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坚持守正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促进文学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文学工作者肩负的神圣使命，也是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正当其时，长江后浪推前浪，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一棒接一棒的接力中，必将出现新的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作出更大的成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创作谈

怎么写好关于《山海经》的绘本故事？

□张锦江

十三年前，我刚开始研究《山海经》。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他认为，中国神话是不完整的，这激起了我的创作豪情。于是，也就有了把豪情变为现实的神奇而漫长的新神话小说《新说山海经》的创作之旅。我以古籍《山海经》提供的素材、细节为母本，创作了12卷新神话小说120篇，总字数超140万字。用庞大的新神话故事绘制了一幅集三大天帝帝谱、山海江河、古风古俗古国、奇兽趣禽、英雄创世、神鬼精怪于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长卷。其中，《九凤》刊发在《人民文学》2024年6月号上，导演王国平将其制作成同名AI动漫电影。

目前，由《新说山海经》文本进行再创作的系列绘本已出版五本，其中《白鹿记》出自《奇兽卷》，《黑森林》出自《趣禽卷》，《羽人》出自《精怪卷》，《金种子》出自《女神卷》，《青燕》出自《英雄卷》。这要把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原作缩短为一千字左右，然后再与画家合作，把文字变为了一幅幅图画绘本，是很艰难的过程。

绘本故事几乎篇篇充满悬念，《羽人》是一个落难渔夫的遭遇与经历。我曾经是一名水兵，写作时把我在海上的感受写进作品了。风暴打碎了渔夫的船，渔夫是溺水好手，但在冰凉的海水里还是失去了知觉，任凭风浪吹打。海水把他打到一个无人小岛上，海上的鸟神救了他，他吃了鸟神给的神食，活了过来，增添了神力。他孤身一人，思念亲人与家园，这始终悬在他的头上，不断推动故事和意外的发生。故事情节的悬念设计要慢慢透露出来，要隐而慢进，要掌握情节的起伏节奏，如音乐的旋律一般，有强有弱，有慢有快。

绘本的基本支撑点是图画，最大亮点就是艺术美。我从小

喜欢画画，曾经描绘过《芥子园画谱》，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人物肖像，临摹过国画螃蟹、燕子。现在，兴趣来了还会涂鸦国画。当我以作家的目光、作家的审美力来判断、衡量绘本画的美学含义的时候，发现绘本画的美，应从绘图的“形、气、韵”去分析。所谓“形”就是绘图的外在形态、结构，所谓“气”就是画的内在气势、气量、气场，所谓“韵”就是画的韵味、韵律、韵声。画家根据文本提供线索进行创作时，要考虑到画的基本色调，《羽人》的基本色调是古朴的褐色、古铜色、深紫色、淡黄色，这种色调带来远古的氛围与远古的生活场景的现场感，起到烘托远古背景的美的作用。岛屿上的场景显出庄严中的温馨，而渔夫在孤寂之中制作的日常用品似乎是有可无的闲画，却能让读者意会到渔夫求生的欲望与回家的期待。

绘本的文字是绘画的基本依据，因为原作的体量较大，重新删节创作成绘本文字，又不失原创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形象以及作品的立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往往要多次酌量、修改，才能达到要求。绘本需要一种精美的艺术语言，一是语言简洁凝练。绘本文字不是连环画，图画只有十五六幅，不可能照原著那般详尽描绘。二是语言的描绘要更形象，要文添五彩，要有色香味，更要有动态感。

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说，他希望小说中的“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他认为应该是“悦耳的旋律，或是真理的领悟。”所谓“真理的领悟”，就是人生的感悟、生命的思考、人间万物的哲学考辨、永恒定律的确认等。我们不仅要让孩子们从绘本中了解到一个好故事，更要从中领悟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理解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人性光芒的向往。

动态

“姆明谷的故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献礼中芬建交75周年与姆明诞生80周年。

“姆明谷的故事”是“姆明世界”的起点，自1945年问世以来，被翻译成55种语言，畅销全球。作者托芙·扬松于196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并获得尼尔斯·霍格爾森奖等重要文学奖项。今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全新推出的“姆明谷的故事”中文版以高质量的翻译与全新的设计，为中国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阅读体验。

“姆明谷的故事”以温柔的笔触描绘友谊、家庭、成长与冒险，也不回避孤独、失落与变化。“姆明谷的故事”系列图书不仅有迷人的故事，还有托芙·扬松亲手绘制的黑白插画。她寥寥几笔，勾勒了姆明一家鲜活的形象，饱满生动，胖嘟嘟的很可爱，他们举手投足憨态可掬，又萌又治愈。姆明的故事从儿童的幻想，到成人的哲思，跨越了年龄的界限，让每个读者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读出全新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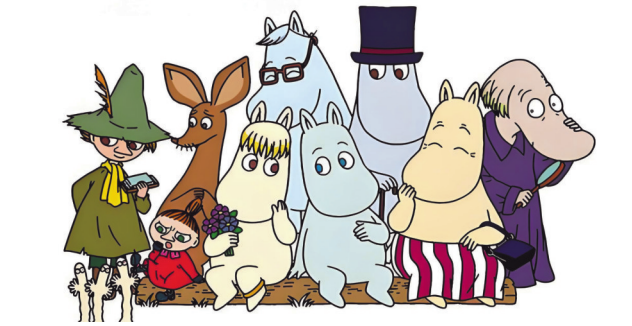
芬兰共和国驻华大使明凯（Mikko Kinnunen）、芬兰共



《新说山海经》系列绘本，张锦江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024年

《山海经》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充满了幻想与奇说。以它的细节重新再创造的《新说山海经》系列小说和绘本作品，并不拘泥于原著本身提供的点滴线索，需要有大胆的想象，才能展开不可思议的奇幻之思。幻想需要生活的阅历，而阅历越丰富的作家，幻想的能力越是惊人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要做一条深潜进神话传说的汪洋大海中的小鱼，把那些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丽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4月16日，由上海悦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芬兰驻华大使馆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暨科学普及出版社）协办的“姆明谷的故事”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会以“姆明世界的起点：童年、想象与生活哲学”为主题，并以此

《少年逍遥游》以儿童视角解读经典

4月18日，由中信童书主办的“正是时候读庄子——陈曦《少年逍遥游》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张莉、周晓枫、刘丙钧、冯臻等作家、学者与该书作者陈曦与会，围绕这部新作及庄子哲学的生活解法、庄子思想与当下读者的联系、文化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

《少年逍遥游》系列作品分为《大鱼的翅膀》《追捕食梦兽》《蛸角起风云》《庖丁的秘法》4册。作品以《庄子》中耳熟能详的典故为依托，通过少年陈皮与他的宠物呼噜猫进入逍遥游的世界，跟着庄子游历的奇幻经历，用富有想象力的情节和深入浅出的语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庄子》，旨在让孩子们伴随主人公的成长故事跨越时空、走近庄子，以庄子的智慧更好地从容应对生活中的难题。

与会者认为，庄子的诸多经典寓言如同—

面明镜，从中可以照见人们的内心。《少年逍遥游》以童趣笔触激活庄子的智慧，把对《庄子》的解读融入新奇的故事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于当代儿童的生活中，生动有趣、别开生面，展现出一种深具生命能量和文学美感的写作风格。作品将古代与现代、现实与幻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千年前的哲思成为今天孩子们手中的一盏灯，照亮他们探索世界与成长的道路。

谈及创作该系列作品的初衷，陈曦表示，庄子从不空谈大道，而是将哲理化作鱼游濠梁、庄周梦蝶等鲜活意象，让孩子听得懂，让成人悟得深。写庄子，便是写一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少年逍遥游》以少年视角进入庄子奇境，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方式，带领小读者重新认识庄子哲学的魅力，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快乐成长。

（王 觅）

插图欣赏



《小王子》插图，代表谨绘，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12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93期·

冰心

短 评

周博文在对童话本体的深刻反思中写作童话，体现出一名具有学院派专业素养的童话作家对自我的高水准要求。他的新作《流浪的小魔鞋》用一个个构思奇特的童话故事努力回答“童话为什么存在”“童话对于孩子究竟有什么用”等一些最根本的文学问题。他的童话创作理路带有很强的心理学色彩，直抵童话从久远的过去存在，一直能够被传承至今的核心价值功能。童话紧紧相关于人的精神无意识，是人类深层心理愿望作为内驱力推进语言叙事的结果。童话的本质就是以“奇迹”的方式将人间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它的基本存在逻辑就是一种愿望达成机制。周博文以他对童话文本本真而透明的理解，用他的想象力与优美的文字清晰地演绎了一种原始的童话世界，以重新雕刻、创造还原被模糊的童话面貌。

这部童话的主人公是一双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心愿的小魔鞋。故事开篇说小魔鞋渴望感受现实的泥土，它幻想自己做一个与众不同的童话主角，以告别那些缥缈、虚幻的童话情节。小魔鞋从“童话”中出走，希望自己去现实世界中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实现梦想或渡过难关。周博文开篇即以与“童话”的互文去激活新童话思维，特别强调童话与现实的关系，童话中神奇之物的生命力就来源于广袤的土地与广阔的现实人间，不与现实建立深刻精神联系的童话就不是真正的童话，那只是虚幻的想象与文学技法之物，这是为周博文所摒弃的。小魔鞋的出走代表了周博文的基本童话立场，童话是与生活血肉相连的。

随后小魔鞋经历了七个人间烟火故事，它遇到了儿童福利院的小女孩、期待儿子归来的老奶奶、寻找主人的小狗、夜市上售卖气球的单亲妈妈、想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的留守儿童、病人膏肓的青年、寻找妈妈的孩子。在生活的角角落落中，人间的悲欢离合时时都在上演，对每一个存在“空缺”角落的心灵，作家都细心地呵护与抚慰着，以小魔鞋的魔力去积极调配生活图景，打开被关闭与限制了的想象视窗，以情境还原与愿望成真满足人们内心最热切的期待。作家追求一种有路径的奇迹可能，包括个体强大的心理内驱力、返回童年的自我修复、共情式的心理透射、想象力替代式满足等。小魔鞋其实就是个体心理能量的一种外化，作家以具象化可见的方式帮助小读者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小魔鞋无处不在，它是供我们行走的工具，穿上小魔鞋，就可以打败一切苦难妖怪。小魔鞋这一魔法意象很有想象力，但是细致琢磨又合情合理，它是人的行动力的原发机制，是一个开关，当处于困境时，我们需要大胆地释放被束缚的灵魂。比如第一篇《合欢树下的夏天》中那个在画中被困住的小公主，这幅没有完成的画作牢牢地限制了她的自由，她走不出去自己的画，将永远处于幽闭的空间中，而导致这幅画未能顺利完成的原因则是它的作者，是那个福利院小女孩的心结，也是她囚锁了的心灵。这一情节设置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作家画里画外对照联动，将儿童心理问题及其后果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并用小魔鞋轻轻点题，具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神奇效果。

作者具有一种悲悯情怀，他在古老的童话中找到了人类自我拯救的精神方法，并用有趣的故事去呈现童话的肌理，积极参与童话在当代的重新复活。比如《50%的愿望》这一篇，他用打折50%的形象说法，暗指成年人对待童真心灵的随意与无奈。成人在不经意间对儿童的伤害是生活常态，周博文有意以愿望的失落来强化这一事实。

在故事结尾，各种被忽视的童话人物、那些人生舞台上的配角都穿上了小小魔鞋，在玩具梦工厂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形态，在每个小孩子的家里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与存在的理由。无论是虚构作品，还是实存之物，物的价值是因与现实的链接，与生命的互动而达成的。周博文希望自己写出与现实水乳交融的童话，希望自己的文字成为每一个儿童的心灵伴侣。一双流浪小魔鞋，陪伴我们无所畏惧走天下，这就是童话的神奇力量。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童话是实现愿望的魔法器

——评周博文童话《流浪的小魔鞋》

□李利芳